

清詩話三編

張寅彭

編輯

吳忱

楊焄

點校

錢仲聯署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張寅彭

編輯

吳忱

楊焄

點校

清詩話三編

清詩



伍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第五冊目次

蓉峯詩話		聶銑敏	三〇〇五
靈芬館詩話		郭 磨	三二六七
讀漁洋詩隨筆		梁章鉅	三五二五
蠡莊詩話		袁 潔	三五八五

蓉峯詩話

蓉峯詩話提要

蓉峯詩話十二卷，據嘉慶間文德堂刊本點校。撰者聶銑敏，字晉光，號蓉峯，湖南衡山人。嘉慶十年進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編修，歷官紹興知府。試帖有名於時。有寄嶽雲齋初稿、墨香樓詩文。

按聶氏生當乾嘉盛世，崇奉乾隆朝爲超邁千古，故其詩話表彰幽隱，網羅散佚，設譽甚寬，以符聖朝。卷一略評清初詩壇王、朱、施、宋諸大家，繼而揭明此意，故卷二以下備錄同時之詩人、詩篇，往往於一人、一題，連篇累牘，不厭其詳。大旨以名教爲重，詩藝則服膺漁洋神韻說，錄詩雖夥，尚不嫌板重。所錄以湖湘詩人爲主，尤詳於衡山一邑宗親、士庶之能詩者，蓋其父母之邦也。卷五即專錄聶氏先人詩篇事跡。全書富於篇幅，乾嘉兩湖詩壇之況，頗賴以存。兩湖外如滇詩初興，袁、蔣、王夢樓、張船山等大家、名家之逸事名篇，亦間有著錄，固非儘爲鄉邑詩話也。

目 録

卷一	三〇一
卷二	三〇二
卷三	三〇四
卷四	三〇七
卷五	三〇九
卷六	三一五
卷七	三一八
卷八	三一六
卷九	三一八
卷十	三二〇
卷十一	三二一
卷十二	三二三

蓉峯詩話卷一

衡山聶鉞敏蓉峯晉光甫著

詩者，思也。三百篇中，忠臣孝子，勞人思婦，大抵皆各寫其心之所思。極之鄭、衛之詩，貞淫雜出，存而不刪，亦以垂戒。聖人論詩，斷以「思無邪」一言，實能括全詩之要。學者不能得性情之正，而徒習爲淫哇艷曲，自矜風流，與無邪之旨大相背謬，吾無取焉。作詩固不可有理學習氣，亦不可有人習氣，以能得風雅正旨者爲宗。

詩話之作，不必掄揚後進，詆毀前人，大抵表彰幽隱、網羅散軼之意爲多。以吾所見，如全唐詩話、蓉塘詩話、王直方詩話、後村詩話、解頤詩話、南溪詩話、夢蕉詩話、庚溪詩話、劉攽詩話、永叔詩話、許彥周詩話、呂大有詩話、碧溪詩話、南濠詩話、麓堂詩話、歸田詩話、臨漢詩話，多主此意；唯王若虛滹南詩話專與黃山谷爲難，豈山谷集中一無可取，而世人竟妄宗以爲西江初祖歟？此所謂論甘忌辛，是丹非素也，烏可據爲定論？

本朝詩話，如王漁洋、朱竹垞兩公，各有所作。王則意主超妙，朱則意主典麗，論者有蜀庖、越庖之分。若杭堇浦榕城詩話，爲典試閩省時所作，以之存一省之詩人可耳。

近今多傳袁簡齋隨園詩話。先生天才亮拔，持論亦新，惜其淫詞過多，不可爲訓。如某弟子以詩受業，即有「似此瓊枝來立雪，一時愁殺後庭花」之句；某女弟子爲國色，即攜張香巖同觀；有秀水

金筠泉、無錫馬雲題願許來生作妾，即有「若學房星兼二體，心期何必待來生」之句。此在許者固想入非非，而調之者更覺非禮矣。集內、詩話內，似此者甚多，終貽後人口實。意稍暇爲刪除之，以成其名。他如李童山先生有雨村詩話，檀默齋先生有草堂詩話，均可資藝林流覽也。

國朝詩人，自以王漁洋先生爲第一。先生諱士正，字貽上，一字阮亭，別號漁洋山人。幼負聖童之稱，六七歲入塾時，誦詩至綠衣、燕燕等篇，即潸然出涕。從叔祖洞庭公嗜酒，善草書，一日醉墨淋漓，祖方伯公顧諸孫命對云：「醉愛羲之蹟。」先生年十一，即應聲曰：「閒吟白也詩。」髫時作落葉詩，有云：「已共寒江潮上下，況逢歸燕影差池。」又云：「年年搖落吳江思，忍向烟波問板橋。」兄西樵爲刊落箋堂初稿傳於世，蓋其夙慧然也。順治乙未成進士，時年二十有二。自是因棄帖括弗事，專肆力于詩。由漢、魏以及元、明，靡不窮其派別，而析其指歸，大要見於論詩三十六絕句。其爲詩囊括衆有，尤侵淫於陶、孟、王、韋諸家，猶得象外之旨，絃外之音，其風調不可及。一時天下士被其獎藉者，多成名家，誠卓然詩學大宗也。雖趙秋谷輩別立門戶，爭相牴牾，又安能損其盛名哉。

漁洋詩集各體精妙，風味超雋。予尤愛其五七絕句，真能得味外味。五絕如即目云：「蕭條秋雨夕，蒼茫楚江晦。時見一舟行，濛濛水雲外。」焦山曉送崑崙還京口云：「山堂振法鼓，江月挂寒樹。遙送江南人，雞鳴峭帆去。」雨後至天寧寺云：「凌晨出西郭，招提過微雨。日出不逢人，滿院風鈴語。」青山云：「微雨過青山，漠漠寒烟織。不見秣陵城，坐愛秋江色。」惠山鄒流綺過訪云：「雨後明月來，照見山下路。人語隔溪烟，借問停舟處。」雪後懷家兄西樵云：「竹林上斜照，陋巷無車

轍。千里暮相思，獨對空庭雪。」青陽道中云：「修竹被晴川，淪漣映空曲。日夕雪初消，人家在寒綠。」七言絕如江上云：「吳頭楚尾路如何，烟雨秋深暗碧波。好趁寒潮渡江去，滿林黃葉雁聲多。」夜雨題寒山寺寄西樵禮吉云：「日暮東塘正落潮，孤篷泊處雨瀟瀟。疎鐘夜火寒山寺，記過吳楓第幾橋？」絕句云：「波遶雷塘一帶流，至今水調怨揚州。年來慣聽吳娘曲，暮雨瀟瀟水閣頭。」寄陳伯璣金陵云：「東風作意吹楊柳，綠到蕪城第幾橋？欲折一枝寄相憶，隔江殘笛雨瀟瀟。」真州云：「江干多是釣人居，柳陌菱塘一帶疎。好是日斜風定後，半江紅樹賣鱸魚。」題畫云：「山氣化雲雲作烟，幽人蓑笠不知年。清溪曲逐楓林轉，紅葉無風落滿船。」自沙河至唐婆嶺云：「皖公山色望迢迢，皖水清冷不上潮。青笠紅衫風雪裏，一林楓柏馬蕭蕭。」下五祖山云：「雪滿空山下翠微，娛人十里盡清暉。野梅香破半谿水，翠羽一雙相背飛。」清流關云：「瀟瀟寒雨渡清流，苦竹雲陰特地愁。回首南唐風景盡，青山無數繞滁州。」秦淮雜詩云：「三月秦淮新漲遲，千株楊柳盡垂絲，可憐一樣西川景，不是靈和殿裏時。」傳壽清歌沙嫩簫，紅牙紫玉夜相邀。而今明月空流水，不見清溪長板橋。」秦郵雜詩云：「夾岸人家短竹籬，鴨頭新綠雨如絲。十年寒食秦郵路，拂面楊花被酒時。」雨宿山家云：「鬱岡山下雨瀟瀟，山店寒更斷麗譙。遙憶青溪楊柳岸，一篙新綠漲江潮。」諸詩風味異常，摘錄之以資諷詠，令人不致有望洋之歎。

漁洋而外，首推施愚山。先生諱閔章，字上白，江南宣城人。順治己丑進士，官江西參議，康熙己未，召試博學宏辭，官翰林侍講。爲部郎時，提學山左。課士以通經學古爲先，風氣大變。奉命分守

湖西，轄吉、臨、袁三府。值兵戎之後，民多逋賦，追呼急，輒相聚爲盜。作勸民急公歌，又作彈子嶺、竹源阮諸篇，以告長吏，讀者感泣。數平冤獄，案牘一簡。築愚亭，對閤、皂山，與過客觴詠其中。未幾，先生以裁缺歸，民爭送至臨江，嘆曰：「是江如使君清。」因改名「使君江」。至是民送至江不能別，復送至湖。會湖漲，所乘舟輕不能渡，民爭買石膏填之，已渡乏食，賣舟而歸。後膺三相國之薦，得入侍講，而文名遍天下矣。其爲詩體格高妙，詞氣醇雅，得詩家正宗。王阮亭先生錄其佳句，做張爲主客圖之例，爲摘句圖。尤愛其「秋風一夕起，庭樹葉皆飛。孤宦百憂集，故人千里歸。嶽雲寒不散，江雁去還稀。遲暮兼離別，愁君雪滿衣」。謂昔人論古詩十九首「驚心動魄，一字千金」，此雖近體，豈愧十九首耶？

漁洋又云：門人洪昉思問詩法於愚山，愚山曰：「子師言詩，如華嚴樓閣，彈指即現；又如五城十二樓，縹緲俱在天際。余則譬作室者，瓴甃木石，一一俱就平地築起。」洪曰：「此禪宗頓、漸義也。」噫，知此語者，可以讀兩家之詩。

愚山先生五言佳句，漁洋翁既爲之入摘句圖矣，尚有可增入者。如「有官真似水，無夢不還家」、「陰雲沉岸草，急雨亂灘舟」、「路長催老易，家近恨歸難」、「高柳不藏閣，流鶯解就人」、「風帆爭落日，佛火亂寒星」、「嵐浮晴作雨，樹老晚成花」、「暮雲依樹宿，殘雪照江流」、「數峯明霽雪，一棹下寒雲」、「微雨洗山月，白雲生客衣」、「涼風生昨夜，秋色渡長河」、「暮雲來海色，涼雨送經聲」，觀濤云：「聲驅千騎疾，氣挾萬山來。」其七言佳者，予嘗畧爲摘出，如「竹葉翻風喧夜雨，桃花流水帶春星」、「林陰

畫入熊羆窟，石險宵懸虎豹關」，「水國風雷虛岫出，炎方冰雪半巖封」，「雨氣直從天目至，潮聲遙送海門來」，「萬戶砧聲霜下急，一庭梧葉雨中深」，「過嶺丹黃楓萬樹，渡江虛白雨千山」，「地連朔雪孤城白，天入齊烟一帶青」，「野寺泉聲清客夢，江梅老氣撲青衣」，「曲磴寒烟真鳥道，滿城芳草幾人家」，「川原雪積雲皆凍，海國天低路不分」，「庭橋自移疎雨後，官梅爭放早春前」，「孤亭寒引雙流瀑，五老晴飛衆壑雲」，「晴日峽飛千嶂雨，秋空潭見數峯青」，「秋曉雲霞天目見，夜深風雨太湖寒」，「九州積氣峯前合，萬里浮雲杖底來」，此種風骨，何減少陵。

同時與愚山齊名者有宋荔裳先生琬，字玉叔，萊陽人。世稱南施北宋，施以溫柔敦厚勝，宋以雄健磊落勝。先生少負異才，年十八九即以詩古文詞屈其曹。順治丁亥成進士，嗣出備兵秦州，晉兩浙憲長。會族無賴子以夙憾飛章八告，一門繫獄，凡浹月而獲漸拔，遂流寓吳、越間。天子察其冤抑，起補蜀臬，留京師。而吳逆告變，成都失守。妻子皆在蜀，卒鬱鬱以死。悲夫！其爲詩天才儁朗，逸思雕華，風力既邁，丹彩彌潤。其浙江後詩，頗擬放翁，五言歌行，時闖杜、韓之室。漁洋云：「荔裳以入蜀集相示，古選歌行，氣格深穩。余多補入感舊集。」次黃州云：「賦成赤壁人無夢，江到黃州夜有聲。」題督郵爭界石云：「蜀國至今悲杜宇，楚人終是戀鴻溝。」可謂精切着題。宋蒙泉弼又云：「安雅堂集刻於康熙己卯，殊多漏略，亦無入蜀一集，是非漁洋所見公子思勃原本。」近日其族人邦憲搜輯補刻爲續集，前後共一百餘首，而海錯二絕句亦不載。問其家有全集，徵之不得，不勝惋歎云。

荔裳先生全集，長篇佳什，如泛珠湖玉海，令人游覽不盡。余嘗就五七律中稍爲摘錄，以見一斑。

五言如拜子美草堂云：「峭壁星辰上，驚濤風雨來。」雨後湖亭云：「柳重低烟色，荷枯碎雨聲。」宿五峯山云：「松光青不定，海氣白成圍。」宿涇陽驛云：「亂蟲催髮白，疎雨逼燈青。」宿雞山寺云：「振衣霑石色，高枕納泉聲。」喜表弟董樵書至云：「憐予常作客，知汝尚依人。」七言如送人督餉寧夏云：「三輔征輸何日盡，二陵風雨至今多。」登華山云：「少華西來朝白帝，太行東望走黃河。」登西嶽廟云：「檻外河山三輔少，巖前觴豆百靈朝。」登慧光閣云：「山色淺深隨夕照，江流日夜變秋聲。」過淇留云：「瓠子寒沙天外盡，太行秋色雨中多。」生日秦州作云：「白髮來如不速客，青山應笑未歸人。」小讌玉泉云：「對爾一尊驚病減，別來三月覺愁多。」

其時與阮亭、愚山、荔裳諸公稱四大家者，又有朱竹垞先生，名彝尊，字錫鬯，秀水人。少聰慧絕人，書過眼，覆誦不遺一字，爲文千言立就。童時便工詩古，崇禎寇亂後，家產蕩然，益肆力于古。年十七，作贅壻於嘉興馮氏。華亭名宿王鹿柴一見大奇之，曰：「此必以詩名世。」自是聲名益盛。康熙己未，以布衣召試鴻博，官翰林檢討。著曝書亭集。纂述如經義考、日下舊聞、詩綜、詞綜，其最著者。又嘗集唐詩爲填詞名蕃錦，均極工巧。顧寧人先生不肯讓人，亦以博雅許之。若以匹敵漁洋，可與並參。彼濟河、海岱間，每以山蘊田氏並舉；而江南人士，亦有漁洋、棉津二家詩之刻，殆未爲定論矣。

竹垞先生學問極博，而詩筆清蒼，不以典實汨沒性靈。五言如「星含兵氣動，月傍曉烟昏」、「歲暮飢寒逼，荒城雨雪多」、「秋風空日夜，歧路渺關河」、「到門千樹合，登閣一峯孤」、「明霞飛不落，獨鳥去

還歸」、「回船沙岸火，驟雨石門松」、「陰巖深樹綠，斜日亂峯黃」，七言「陰洞蛟龍晴有氣，虛堂神鬼晝無聲」、「瘴雨不開烟樹黑，驚濤直下海門青」、「絕壁暗愁風雨至，陰崖深護鬼神朝」、「近海魚龍吹宿霧，中天日月轉浮瀾」、「遠烟歸鳥忽雙下，法鼓空林時一鳴」、「城晚角聲通雁塞，天寒馬色上龍堆」。

作詩原不拘一格，使必欲持門戶異同之見，亦可不必。益都趙秋谷執信以詩名，同時王漁洋先生方爲騷壇主盟，海內工吟詠者，爭出其門。秋谷先生以同里故人子，岸然自異，不肯爲之下，間出其意見相異同。漁洋初爲延譽，後乃銜之。先生著談龍錄以見意，其言亦未必盡當。於是兩家子弟，互相訾警，遂引是書以爲口實，抑亦過矣。嘗考秋谷先生少負異才，弱冠時即擢高科，入翰苑。會是科徵鴻博五十人，諸公皆雄文績學，睥睨一世，秋谷獨與之旗鼓相當，未肯稍避。繼遷宮贊，晉闡試，而恃才傲物，卒爲同朝所忌，遂一蹶不振。退老山林垂五十年，年踰大耄始卒。爲詩多簡淡高遠，寄興微妙。性嗜酒，喜諧謔。士人以詩文贊者，合則忘分訂交，不合則揮手謝去，是以大得狂名。然其言動則有卓識堅操，爲詩則能大含細入，亦不病其爲狂也。有飴山集，多自寫性真之作。茲摘其新警之句，以當一鱗之賞。五言如「遠海高於岸，輕烟聚作雲」、「邊聲催月曉，山氣壓城秋」、「久客嫌宵永，初寒覺醉遲」、「近山風轉急，臨水月逾明」、「窗虛聞雨細，人靜覺秋深」、「野水浮烟遠，空山落照遲」、「江沉寒雨淨，山入暝烟齊」、「高處雲封屋，秋來草沒門」、「遠樹猶藏雨，高城半出烟」、「湖翻遙海勢，雨挾晚秋聲」，皆戛戛生新之句。

施注蘇詩流傳已久，查初白先生慎行爲之補其不及，兼多較正，蓋其平生得力於坡仙者深也。先

生少日仗策從軍，出入牂牁、夜郎間，厥後遍遊天下，尤能得江山之助。癸未入翰林，召入內廷供奉。歲西巡，賡歌載筆，盪胸駭目之境，悉發於詩。每奏一篇，上未嘗不動容稱善。方上幸海子，捕魚賜羣臣，命賦詩。先生云：「笠簷蓑袂平生夢，臣本烟波一釣徒。」稱旨。內侍傳「烟波釣徒查翰林」，以別於聲山學士昇，亦佳話也。顧年未當致仕，即決計引退。賦閒二十餘年，忽遭家難赴獄，放歸乃卒。先生繼長水、新城，主盟詩壇。嘗謂詩之厚，在意不在詞；詩之靈，在空不在巧；詩之淡，在脫不在易。學者宗之。嘗有句云：「座中放論歸長悔，醉裏題詩醒自嫌。」又「人來絕域原拚命，事到傷心每怕真」。蓋感慨係之矣。

高宗純皇帝七旬萬壽時，彭芸楣先生進古稀頌九章，言四十五年中，無事不超邁前古，實唯古者所稀。進呈特蒙睿賞，惜篇長難錄。尤愛其紀其開土開疆一頌云：「茫茫坤輿，天覆中外。視德大小，爲地廣隘。畫爲九州，肇自軒轅。橫章縱亥，邈矣莫傳。自虞迄周，五服十二州。禹貢職方，可考而求。漢不滿西南，唐疆圉西蹙。宋更偏據，明鮮外服。我大朝受命，奄有九有。朝鮮比內臣，內扎薩克，四十有九。中山交南，封貢奔走。我皇受之，增其式廓。一尉一候，逮乎廣漠。古者所稀，請言疆索。上塞畿北，甌脫在明。爲我苑囿，爲我膠鬲。迪化、惠遠，限於玉關。置爲郡縣，戶闔往還。崑崙我阜，濛汜我池。二萬餘里，始達京師。普爾輪賦，騰格鑄號。闐壁入懸，宛拘服阜。暨安集延，痕都斯坦。精鏐磨玉，入貢自遠。土爾扈特，歸自窮邊。傾心向日，仰首見天。籌以游牧，活以衣糧。慰以黃教，膜拜都綱。自我朝肇興，蒙古先服。越百三十年，盡其族屬。尺土我版章，一民我臣僕。